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鄧以伊

讀詩質疑卷二十七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周頌

鄭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與焉頌聲乃作　春秋傳吳季札請

觀周樂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虞惇按頌之言容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或有非告

神之詩如烈文有客振鷺臣工武賚桓及敬之小毖閔予小子之類先儒嘗疑之今按烈文臣工振鷺有客皆助祭之詩武奏大武賚封於廟皆廟中之詩桓類禡亦祭祀之詩閔予小子朝廟之詩惟敬之小毖不言廟而承謀廟之下當亦於廟進戒於廟求助則亦宗廟之詩也其他郊丘明堂耤田祈穀山川岳瀆無一而非祭祀之詩而或以頌為頌美功德非必告神明者誤矣　孔疏商頌雖祭

祀之歌祭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若魯頌咏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黄氏曰録魯頌所以尊周公存商頌所以仁先代成德曰風雅既有正變頌亦有正變清廟至般正頌也魯殷之頌頌之變也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鄭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立宫室象貌之　張氏曰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　申公説清廟周公成洛也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　錢氏曰清廟我將同為宗祀文王之詩以序及蔡邕獨斷之説考之我

將是季秋大饗帝時所用清廟乃洛邑初成特奉
文王配帝之樂歌即雒誥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者是也　朱註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
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
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
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
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
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

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嘆之也孔氏曰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故但以熟弦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之無窮是有餘音不已也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程氏曰朱弦聲濁疏越聲遲絲本取聲而貴於遲濁者正與元酒大羹薦味而棄味者同意故曰有遺音有遺味也　孔疏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

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逸齋曰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國語亦以時邁思文為周文公之頌則周頌蓋周公作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韻未詳

賦也　毛傳於嘆辭　朱註穆深遠也　孔疏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毛傳肅敬雝和也　朱註顯明相

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多士與祭執事者也

毛傳秉執也　鄭箋對配越於也　朱註駿大而疾

也承尊奉也　毛傳射厭也　朱註斯辭也

蘇氏曰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有肅肅

其敬雝雝其和者實顯相其禮文王没矣其神在天

其主在廟多士之助祭者亦皆不忘秉持其德以對

其在天而奔走其在廟者　鄭箋是不光顯文王之

德歟言光顯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意歟言承順

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　許氏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言助祭之人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是即文王之德之所在也其心足以對在天之神明乃可以盡駿奔走之職事助祭之臣且如是則主祭之君可知　錢氏曰秉文之德者顯相之諸侯濟濟之多士皆有一文王之德持於心而不散也對越在天即顯也駿奔走在廟即承也

清廟一章八句

虞惇按周頌三十一篇每篇止一章朱子集註自維天之命以下一章分為數節非詩之舊也今仍合為一章朱子云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聲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嘆即和聲也顧炎武氏云周頌之詩多若韻若不韻者意古人之歌必自有音節而今不可考矣闕之可也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沒周公成王繼之天下太平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韻未詳

賦也　鄭箋天命即天道也　朱註純不雜也　蘇氏曰假大也　鄭箋溢盈也　歐陽氏曰如水之溢而旁及也　朱註收受也　鄭箋駿大惠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

鄭箋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程氏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鄭箋美其與天同功也　蘇氏曰文王亦既沒矣而其德美不亡以大盈溢於我我既收之以成太平天命之不已也如此今將以大順文王之心惟我子孫世益厚之　李氏曰後世當大順文王而益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　輔氏

曰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篤之望後人之辭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虞惇按毛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鄭箋我其收之以制法度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文王之德無所不包而毛鄭以制禮立言所見亦偏矣朱註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蓋據左傳何以恤我之文

今左傳杜注以此為逸詩況就詩說詩不煩改經從傳又詩序辨此詩無告太平之意然則清廟一章亦無成洛邑朝諸侯之意不知朱子何以取之維清之奏象舞烈文之即政助祭序必有所據而云然而朱子概不取今俱仍其舊

維清奏象舞也

蘇氏曰象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

清故其序曰奏象舞而其辭稱文王將舞武則先
歌武故其序曰奏大武而其辭稱武王記曰十三
舞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象箾也　嚴氏曰仲
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古樂
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匏竹在下以管奏
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虞
書曰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
管奏之自宜下　賈氏曰舞象箾而歌維清蓋以

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　申公説亦祭文王於明堂而奏象舞之詩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典與禋韻成與禎韻平上通韻

賦也　王氏曰緝續熙廣也　毛傳典法也肇始禋祀也　鄭箋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毛傳迄至禎祥也

王氏曰此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　黄氏曰清

以言其清明也緝以言其周密也熙以言其廣大也文王之德不可形容而文王之典著見于天下曰典則禮樂法度皆是也　李氏曰自文王始受命祭天其後王業有成至今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周之禎祥實本於此矣

維清一章五句

虞惇按鄭箋以象舞為象用兵時刺伐之舞以文王之典為征伐之法皆非也象舞葢象文王

功德之舞非象其征伐即左傳所謂象箾南籥者乃文舞也詩但言文王之典絕無征伐之意武之章言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乃是象武王伐紂之事故紀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朱干玉戚所謂武舞也孔頴達以下管象之象為象武不指此詩愚意若下管象之象為武則下文何以又言舞大武若以清廟維清俱文王之樂不應一升一下則下管鼗鼓管自

堂下之樂仲尼燕居示德示事之説甚明不必以明堂位鄭注為拘也東萊吕氏又謂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為肇禋愚意若以宗祀文王為肇禋則迄用有成文何所指若以文王三分服事不應祀天則皇矣之詩是類是禡注云類祭天也是文王固嘗祀天矣集註則云此詩疑有闕文焉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孔疏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用朝享之禮祭祖考因而戒諸侯　蘇氏曰古之儒者皆言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攝天子位以為政七年而後反余考於詩書無之古者君薨世子即位諒闇而聽於冢宰三年蓋免喪而復成王之終喪也以幼不能聽政而聽於周公七年而復故書稱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以黜商有大政令未嘗不稱王命也然則成王既已即位矣成

王雖即位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虞惇按服虔左傳注曰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公邦崇功一韻疆皇忘一韻周頌韻多錯綜不可盡曉今就所知者稍別之

賦也 毛傳烈光也 孔疏辟公諸侯也 朱註封封殖也靡汰侈也 毛傳戎大也 朱註皇大也

歐陽氏曰成王朝享於廟呼助祭之諸侯而告之曰有光明文章之辟公錫我以此祉福矣 朱註言諸

侯助祭使我獲福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永保之也　蘇氏曰因戒之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尊之矣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勤於擇人則四方順之矣敏於修德則百辟憲之矣孔疏我前王文武勤行此道故人稱頌之不忘汝辟公宜效法前王也　朱註此戒飭而勸勉之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虞惇按錫茲祉福鄭箋云天錫之以祉福語意

似泛不若朱子即指助祭之福但朱子以念茲戎功為助祭錫福之大功則非也無封靡于爾邦四句毛鄭多衍說集註亦無發明今從蘇氏

詩序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是言此詩所由作詩序辨以為詩中無即政之意然則清廟又何嘗有成雒邑之意乎先儒傳授必有所本未可輕廢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鄭箋先王謂太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窋　蘇氏曰祀時祀也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孔疏經但述先王而序并及先公者舉王跡所自起也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行户郎反末句無韻

賦也　鄭箋高山岐山也　胡氏曰荒奄也　鄭箋

彼彼萬民也徂往也　程氏曰夷平也　鄭箋行道也

鄭箋天生此高山太王自豳遷焉彼萬民居岐

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為常居文王則能安之　嚴氏

曰彼民又皆徂往而歸岐昔之險阻今為平夷之道

矣大王文王之業子孫當世守而不墜也

天作一章七句

虞惇按彼徂矣岐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

岐故朱子云岨險僻之意今就詩說詩不煩改

字仍作徂韓詩薛君章句亦曰徂往也說苑尹文對齊宣王引詩岐有夷之行是彼徂矣句岐有夷之行句蘇穎濱嚴華谷從之然據漢書則當彼岨矣岐四字為句今仍之有夷之行鄭箋云岐邦之君有狡易之道引易繫辭易知易從為說殊屬贅義彼作矣彼徂矣鄭箋作彼萬民似於兩彼字相關應較之朱註為長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孔疏此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王者之有天下乃天地同助經言天而不及地者言天可以兼地也　虞惇按周禮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　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後世天地分祭皆以周禮為準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也詩文言天而不言地於是說者紛紛或以為此祀成王而非祀天地或以

為此一詩而兩用如秋冬報之豐年夫以為祀成王而非祀天地者此排擊小序之說非定論也以為一詩兩用而歌於澤中之方丘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豈有是理哉蘇軾圓丘合祭六議劉子曰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帝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愚以為信然古者天地合祭非昉於周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夫自上帝六宗

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則知類于上帝地祇已在其中矣周書武王克商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自上帝而及山川皆以武成祭告而獨不告地祇則知地祇已從祀於上帝周之時未嘗不合祭天地也即如周頌三十一篇自昊天有成命之外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豐年秋冬報也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桓講武

類禡也般巡守祀四嶽河海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莫不徧舉而獨無一詩為地祇而作向非天地合祭則豈地祇獨不在祀典之列而祭地祇之樂歌又獨可以祭天之詩假借而用之乎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以郊社為事上帝則地祇之從上帝可知王者父天母地母不得别父地不得殊天祭天地而特歌昊天猶稱父而不稱母統於尊也宋李君㓜據此詩以為天地合祭而不信

南北郊之説李迂仲詩集解亦主之故敢援蘇子
瞻之議以為證而復詳論之如此孔氏正義以為
祭感生帝蓋惑於鄭氏讖緯之説不足為信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韻未詳
賦也　毛傳二后文武也　朱註宥宏深也密静謐
也　蘇氏曰單盡也　嚴氏曰肆故也　鄭箋靖安
也　朱氏曰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矣文武受之

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惟夙夜積德以為受命之基者宏深而靜密又能續而廣之盡其心而不懈故能安靖天下而保受命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虞惇按朱子集註云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經文成王不敢康成王者即成王誦武王之子也詩序辨復極闢毛鄭成此王功之說而援國語為證復參以歐陽之本義今按歐

陽氏曰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二后者文武也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為武王也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以頌皆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不敢康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執競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以為成大功而安之則皆以為武王也噫

噫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為武王由信其已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歐陽氏之言辨矣而未然也若以成王不敢康及噫嘻成王之即為成王則成王之孚又何以不為成王也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又曰惟助成王德顯而商頌亦曰武王靡不勝然則書之成

王豈成王而商頌之武王又豈即武王哉何彼
穠矣曰平王之孫朱子固未嘗以爲東遷之平
王矣何獨於此而必以爲成王康王也周公當
成王時制作禮樂郊廟之歌皆經手定不應祀
武王之詩至昭王而始作班固言成康沒而頌
聲寢則成康之後不容復有頌廁於我將天作
之間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孔疏引吕叔玉云
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此即周禮

九夏之三朱子於時邁之註亦既引此為說矣若以執競為昭王以後之詩則何以周公先列之於九夏也朱子但主闢序而不顧其說之自相矛盾不知其適足以見舊說之可信而頌之決非康昭以後之詩可知也況國語道成王之德韋昭注云是詩道文武能成其王德而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者原未嘗即指成王之謚朱子援以為据蓋亦考之不

詳至蘇氏所云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
四方非自成康始者尤為深切之論不得以說
經之異同而遂詆為北郊集議之餘忿也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孔疏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
月令季秋是月也大饗帝　朱氏曰明堂之制始
於黃帝之合宮有虞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
之重屋周謂之明堂　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

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
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
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陳氏曰古者祭天
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
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委曲故於季秋之月
有大饗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
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
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

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朱子語類問帝即天天即帝而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　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豋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胡氏曰文王已有廟

矣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於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

虞惇按六經之文或言天或言昊天或言上帝或言昊天上帝或言五帝今考陳氏禮書云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

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生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配祖者天也配考者蕪五帝也是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也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其說與禮經皆不合五帝之文詩書無之唯見於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因吉土以饗於郊家語孔子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

帝蓋五帝者天之貴神主五方之事者固不出於天之外也陳氏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最為得之後世立青帝赤帝黄帝白帝之祠後儒又加以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之號後又分而為六天大抵其說多出於讖緯不足為據也　又按朱子語類問祀文王于明堂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而後將以文王配

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持此二義至今未決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問繼周公者當何如曰只以有功者配之顧夢麟曰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自武王時已有之樂記曰武王克殷祀於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且不獨武王有之淮南子曰神農之世祀以明堂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通典曰黄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則明堂為祭祀

之所上古已然惟宗祀文王配上帝之禮則昉於周公文王有盛德宜享此盛禮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後世不達此義誤執嚴父之說以為凡有天下者必尊崇其父以配天而後為孝西漢孝武建明堂固以高祖配矣其後又以景帝配唐初以元帝配後以高祖太宗配孝和時以高宗配明皇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宗配元和時以順宗配穆宗即位以憲宗配宋初以宣祖配

後以太祖配既而真仁英神㣲諸宗皆相繼而配莫有能正其失者惟東漢明帝時以光武配明堂迄章安而後不變識者稱為近古善乎司馬光之推言之也曰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祀無豐于昵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蓋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非謂凡有天

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創立一法如此將文王配天永為定制以后稷配郊推之曰可見後世妄將嚴父之說亂了斯言足破千古之惑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牛音疑右音以享方饗韻牛右韻俱平上通韻隋書宇文愷傳引詩作維牛維羊則羊與饗韻右字不入

韻矣後三句無韻

賦也　鄭箋將奉也　毛傳享獻也　鄭箋右助也儀則式象也　毛傳刑法也　鄭箋受福曰嘏時是也　鄭箋我奉我享祭之羊牛充盛肥腯庶神饗其德而右助之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綏靖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矣　嚴氏曰我所將享者惟羊牛而已禮之常也天其右而享我乎蓋不敢必也天之所享不在

於物我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惟天惠民惟文王之典足以安民天福文王則必右而享我矣其右之者不敢必之辭也既右之者自必之辭也

李氏曰雖曰享我之祭我豈可自滿哉當夙興夜寐亹亹怵惕畏天之威然後可以保太平之業也　輔氏曰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者益至而安靖四方者益久此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也　吕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雖

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後言祀文王也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伊蝦文王既右享之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庶其享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維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孔疏禮郊用特牲祭統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止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夫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若所

配之人則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配天者與天異饌此祀有文王為配於禮得用羊也

我將一章十句

虞惇按維天其右之朱註云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朱公遷疏義云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右字據禮甚核然不若右助之

義為簡當今從鄭旣右饗之今本或作享依唐

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定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朱氏曰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

侯畢朝　孔疏武王旣定天下巡行其守土諸侯

至於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

昊天望祭山川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

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

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朱註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也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吕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劉氏曰此詩雖為武王巡守而作其後王巡守則皆用之為樂歌矣　申公說述武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成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韻未詳

賦也　毛傳邁行也　鄭箋右助序次也　曹氏曰序帝王之傳序也　毛傳震動疊懼也懷來柔安喬高也　鄭箋式用也　毛傳戢聚櫜韜也　鄭箋肆陳也　李氏曰夏中夏也

嚴氏曰巡守王者之禮武王初定天下時巡邦國曰

天其子我乎則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之廵守也於諸國薄警動之而諸侯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岳之下懷柔羣神望祀河岳初得天下而神人受職是天實右序之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則又曰天實明昭有周矣武王之廵守也以慶賞黜陟之典序諸侯之在位者又戢斂其干戈橐藏其弓矢惟求懿美之德布陳於中國既定天下而治道彰著是天實明昭之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能保天下也既

右序之又明昭之是天之子之也　呂氏曰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神人莫不受職則昊天子之可知矣　李氏曰文猶膏粱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武王既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而後可以保天下也　許氏曰薄言震之朝會之事也懷柔百神望祭之事也載戢干戈偃武也我求懿德修文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虞惇按此詩之解鄭箋多誤如右序有周謂多生賢知之臣薄言震之謂兵所征伐動之以威我求懿德謂求美德之士任用之肆于時夏謂樂歌大者稱夏歐陽氏固已辨之矣至以此為至方岳之下而封禪則其矯誣尤甚不可不辨也六經中無封禪之文後儒援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遂以為封禪之事其實皆附會之說管仲對齊桓公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未嘗言

武王也史記詩云文王受命政不及太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此詩乃武王巡守祭告何得以封禪目之成王封禪詩書無明文太史公亦設為疑辭未可遽以為信歐陽公駁鄭而不及此豈有鑒於眞宗天書之事為尊者諱耶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賦也　鄭箋執持競强也斤斤明察也　毛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簡簡大也　鄭箋反反順習也　毛傳反復也

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君惟自强然後可以成功　蘇氏曰武王持其强心為而不捨故其功烈天下莫能與之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為

天之所君夫周之興也遠矣至于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凡所以備其禮樂修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之致也　鄭箋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克諧神與之福衆大謂如嘏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禄也　李氏曰既醉既飽祭終而飲福也祭時禮樂明備故神降之福祭終而飲威儀慎重福禄所以反復日至而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虞惇按朱註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朱孟章氏倬云以周禮考之執競乃九夏之一是作於周公之時非祭成王康王也先生初說亦取古注疏成大功安天下之語後乃更之當以初說為正奄有四方明是頌武王之辭周家王業不應至成康始奄有四方詳見昊天有成命之下

思文后稷配天也

公羊傳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孔疏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為之國語周文公之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　楊氏曰冬至之郊為大報天正月之郊為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　錢氏曰郊特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

也郊禮有二而皆配以后稷家語定公問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　朱氏曰此詩即所謂納夏也亦名渠　馬氏曰按楊氏祭禮以思文天作清廟執競維清武雝七篇皆為祫祭之樂歌蓋本杜氏通典之説然以序考之惟天作祭先王先

公近於祫祭而其他詩則皆非也葢朱文公說詩皆廢序而自為之說故其門人宗之然祫者合祭太祖以下所該甚廣則其詩之所贊頌者亦不當專指一人如天作如執競如武如雝贊頌者廣或祫祭之時歌之可也至於思文專言后稷清廟維清專言文王施之祫祭則不類矣恐當以序說為正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稷極韻天民韻後四

句韻未詳

賦也　鄭箋文文德也　毛傳極中也　鄭箋貽遺

也　孔疏來小麥牟大麥也　鄭箋率循育養也

鄭箋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也

孔疏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

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復其常性

也　朱註且其貽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所命以徧

養下民者是以無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

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　陳氏曰使常道得陳於中
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虞惇按貽我來牟鄭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
入於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
俱來此謂詒我來牟也按此乃偽泰誓文無論
其荒誕不經而以武王之事釋后稷之詩亦可
謂疎而不切矣據鄭注周禮以時邁為肆夏執

競為繁遏思文為渠今繹詩於時邁則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於此詩則曰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蓋因詩有時夏之文遂以夏為九夏之夏竊恐亦未然執競之詩不云時夏何以亦屬之繁遏蓋鄭氏好為鑿說不必從也來牟之牟字書作麰或作麳牟之為麥古有此訓其以來為小麥牟為大麥者

則廣雅之說而正義載之歐陽氏疑來牟之義

遂云二詩當闕其所未詳則亦固矣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讀詩質疑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讀詩質疑卷二十八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

朱註此戒農官之詩　孔疏此戒諸侯及時勤農也天子賓敬諸侯不救其身戒其臣所以戒諸侯也　張氏曰先王深知義禮之本原起於稼穡故

其於農事嘗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王祭而歸戒之以農事者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定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

蓋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

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工與公韻茹與畬韻求與牟韻年與人韻帝與艾韻周頌韻多錯綜未敢據為必然也

賦也 朱註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 毛傳工官也 朱註公公家也 蘇氏曰釐賜也成成法也 鄭箋茹度也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 朱註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 毛傳曰一歲曰新二歲曰畬 鄭箋皇美也 朱註明上帝之

明賜也　錢氏曰迄終也　朱註衆人甸徒也　毛傳庤具也錢銚也　孔疏鎛鋤也銍穫禾短鐮也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鎒一銚然後成農　朱註艾穫也

蘇氏曰諸侯朝正於王因助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官曰戒爾公事王既錫爾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　嚴氏曰於是戒其保介曰今既莫春矣將何所求乎惟農事不可緩耳新田畬田今如何也　許氏曰於此時見來牟之美而歎之知其

必有成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以來年之美則可以卜上帝之必終賜以豐年也　王氏曰爾其亦使農夫各具錢鎛以治田奄忽之間則以觀銍艾矣　朱氏曰嗟嗟臣工者謂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不敬也嗟嗟保介者謂爾農官之事尤不可不敬也　朱氏曰莫春在夏正為建辰之月在周正為建寅之月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聘烝享猶用夏時祭用仲月則當建卯祭畢遣之時春已向

暮農事不可緩也　朱氏曰來牟當夏而熟暮春則將熟矣民間舊穀已盡新穀未殖所賴來牟以補民食之闕故特言之見其為受天明賜之本而后稷貽我來牟之為德大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虞惇按嗟嗟臣工鄭箋云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廟中正君臣之禮衍說也於皇來牟亦仍偽泰誓之誤今不取

噫嘻春夏祈榖于上帝也

鄭箋月令孟春祈榖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歟

孔疏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以報天而云祈榖者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襄七年左傳云夫郊事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孟春元日祈榖於上帝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榖實雩以龍見為之當在孟夏而云仲夏者為月

令者錯置之 孫氏曰祭天一歲凡九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惟日至其禮最大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耦古魚矩反爾私里平上通韻夫穀耦平上入通韻

賦也 王氏曰噫嘻歎辭 朱註昭明假格也駿大發耕也 毛傳私私田也 鄭箋服事也 朱註二人並耕為耦

嚴氏曰我周家以農事開國致王業之成既昭假於爾上帝矣　朱氏曰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盡三十里而後已而民亦皆服其農事萬人畢出而並耕也　朱註耕本以二人為耦今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　毛傳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　孔疏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已之專則感而樂業也　鄭箋周禮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成數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閒萬夫故有萬耦　孔疏計萬夫之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也遂人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

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丈溝倍遂洫倍溝澮廣

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

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

軌以南晦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塗而川周

其外焉如是者九是爲方百里之同　蘇氏曰言人

事盡矣所不足者雨耳是以祈之於天也私民田也

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君曰駿發

爾私終三十里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朱氏曰終三十里地無遺利也十千維耦人無遺力也

噫嘻一章八句

虞惇按朱子以此為戒農官之詩成王即成王誦也錢澄之曰周之王業自武王始成故書之酒誥大雅之下武皆以武王為成王凡詩稱成王者大抵指武王也蓋一時臣子尊稱之號而王誦即以為謚耳頌在先謚在後即如雝詩文

武維后朱註亦以爲美文王之德而武王固自謚武也宋王旦封祀壇序所稱烈祖太祖也神宗太宗也呂氏言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爲謚乃不復以神宗稱太宗矣以成王稱武王王誦後日固得以爲謚也詳見昊天有成命之下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鄭箋二王之後杞也宋也　孔疏史記杞世家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杞其殷後則初

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於宋
朱註二王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
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斁韓詩作射中庸引詩亦
作射射音斁
興也　毛傳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　朱氏曰
辟雝在西郊　毛傳客二王之後也　鄭箋戾至也
孔疏斁厭也

鄭箋白鳥集於西雝所集得其處也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　嚴氏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敬戒以長終此美譽愛之以德也

振鷺一章八句

虞惇按在彼無惡在此無斁集註有二說後說引陳氏云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

天命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前說乃詩之本義故今取鄭箋

豐年秋冬報也

鄭氏曰報報上帝也　陳氏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也　朱註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蘇氏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

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平上通韻首二句無韻

賦也 毛傳稌稻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鄭箋烝進畀予也 朱註洽備也 毛傳皆徧也

王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 朱氏曰我所以

為酒醴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方社之所賜也故以降福孔皆歸功於神焉　虞惇曰百禮非特祭祀養老享賓皆在其中矣

豐年一章七句

虞惇按鄭箋云報者嘗也烝也永嘉鄭氏云烝嘗者宗廟事也祈之上帝而報之宗廟於人情物理不類然則報者亦報上帝也蘇氏以為祭四方八蜡朱子以為祭先農田祖方社曹氏云

秋季大享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
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今從
永嘉鄭氏以上帝為主而附載諸家之説云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鄭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
奏之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
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首二句分韻瞽與虡羽鼓圉奏舉韻庭與聲鳴聽成韻上去通韻又韻之變格

賦也　毛傳瞽樂官也　鄭箋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　毛傳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虡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　孔疏崇牙刻畫之為重牙即業之上齒也置羽置之於

栒虡之上角也　毛傳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　孔傳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　朱註磬石磬也　毛傳柷木椌也圉揭也　孔疏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投椎於中而撞之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　朱註柷所以起樂也敔所以止樂也　鄭箋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遂併兩而吹之　朱註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

孔疏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人皆在周之庭矣又使人為之設其横者之業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為崇牙因樹五采之羽為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虡業為懸鼓也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喤喤然和集其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

止與聞此樂而觀其成焉助祭之人多矣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　劉氏曰虞書曰虞賓在位商頌曰我有嘉客有瞽曰我客戾止蓋皆以此為盛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虞惇按蘇氏云合乎祖祖文王也曹氏引祖文王而宗武王為証或云祖通言先祖也又或以合乎祖為大祫皆無明文可考始作樂毛以為始作大武之樂亦未知然否姑闕其所未詳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鄭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孔疏太平之時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故述其事而歌焉天官漁人春薦王鮪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季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也外傳魯語里革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

大寒降為季冬土蟄發則孟春也陸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岫山穴也蓋其來有時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福方墨反上入通韻

賦也　鄭箋猗與歎美之辭也　毛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槮也　孔疏積柴養魚曰槮　鄭箋鱣大

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太祖也

鄭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

李氏曰鄭氏以禘為大於四時是矣以為小於

祫則非也天子之祭有禘有祫有四時之祭諸侯

有祫有四時之祭至於郊禘則非所當講也春秋

書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祫也有事於太廟有事者

四時之祭也祫於太廟不言祫而謂之大事四時之祭不斥其名而曰有事言諸侯之事也郊禘非諸侯之祭故斥其名以見其僭也觀此則禘之大於祫可知矣　虞惇按禘者宗廟之大祭所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者是也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謂之禘四時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則時祭亦名禘又春秋書吉禘於莊公謂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此詩言烈考

文母則當是祭文王既祭文王則當是四時之禘若吉禘則不當在成王若五年之禘則當禘嚳而配以稷不應禘文王也烈考為文王則皇考當為武王閔予小子曰於乎皇考皇考為武王則此皇考亦當是武王也祭法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其實散文則父祖皆得稱皇考皇是尊之之辭稱烈考者美其功也既曰皇考又曰烈考故知是成王祭文王若武王祭文王不應皇考烈考

並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故知是文王若武王不應子先於母也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為百世不祧之祖故謂之太祖若以太祖為后稷則詩中既無后稷之文更不應言烈考文母也漢儒議禮之失一則混禘於郊一則混禘於祫混禘於郊者以祭法之禘為祀昊天於圜丘不知郊是昊天之祭禘是宗廟之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與圜丘無與也混禘於祫者以禘為羣廟合食於

太祖不知祫是兼羣廟之主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禘則惟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不兼羣廟也更或謂禘大而祫小或謂禘小而祫大聚訟紛如皆不可据又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説者以為即此詩而論語三家以雍徹亦稱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則此詩蓋徹祭所歌也陳暘禮書云大祭祀告利成之後徹必歌雍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樂以徹

食黄佐云此詩蓋本為祭文王徹俎之詩而後乃

通用之於他廟耳理或然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

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

通章隔句韻

賦也　毛傳相助也　朱註廣牡大牲也　鄭箋肆

陳也　蘇氏曰假大也　王氏曰皇考武王也　虞

惇曰孝子成王自稱也　朱註宣通哲知也　毛傳燕安也　鄭箋繁多也右助也　王氏曰烈考文王也　毛傳文母太姒也

鄭箋有來時雝雝然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之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也　蘇氏曰大哉我皇考武王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天地神人莫不蒙享其利用能昌

其後嗣安之以眉壽而助之以多福　呂氏曰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太姒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　漢書韋玄成曰惟聖人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

者周禮之未失也

雝一章十六句

虞惇按朱子以此詩為武王祭文王李迂仲黄實夫以為禘帝嚳陳氏又以為禘后稷諸說紛紛皆非也毛鄭以皇考為文王烈考為武王朱子以皇考烈考皆為文王鄭又以為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皆說經之誤前已辨之詳矣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蘇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

鄒氏曰竹書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於廟蓋免喪始朝廟也詩當作於此時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於純嘏平上通韻嘏

古音古後同徐氏曰以介眉壽而下三句一韻秦人功

德碑本此

賦也　毛傳載始也　鄭箋辟王成王也　朱氏曰章法度也　鄭箋交龍為旂　毛傳陽陽有文章也

和在軾前鈴在旂上　孔疏央央聲也　鄭箋鞗革轡首也鞗金飾貌　朱註休美也　毛傳昭考武王也　李氏曰思辭也皇美也　鄭箋純大也

朱註諸侯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鄭箋既以朝禮見於王至祭時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

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壽考之福而長保此多祜　朱氏曰又以多福綏諸侯使繼續廣大其純嘏蓋均福於諸侯之辭　黄氏曰成王得四海之歡心以祀其先王則成王有得福之道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則諸侯亦有得福之道君臣竝受多福而相勸戒以保於無窮盛矣哉　朱註廟制大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此乃王

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虞惇按烈文辟公三句所引朱氏曰者即朱子舊說也較集註為勝今從之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鄭箋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　孔疏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且七序反馬且旅馬韻追綏威夷韻

賦也　朱註客微子也　李氏曰春秋傳於周為客

嚴氏曰重言有客者嘉之也　蘇氏曰亦仍也殷尚白白其馬仍殷之舊也　毛傳萋且敬慎貌　鄭箋敦琢選擇也以賢美之故王言之　朱註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　毛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鄭箋

縶絆也追送也綏安也　毛傳淫大夷易也

鄭箋微子乘殷之馬而來威儀萋萋且且又選擇衆

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

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於微子去

王餞送之又從而左右安樂之厚之無已也　張氏

曰有客宿宿宿宿者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信信者

再宿者信也如是而猶縶其馬既行矣又薄言追之

於以見微子之所以為在此無斁而周之臣子好善

而不厭也　王氏曰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　孔疏言有德故易福

有客一章十二句

虞惇按什方張氏以周公誅武庚祿父為淫威言昔者既有淫威矣今則降福孔夷蓋順逆之理如此嚴氏詩緝亦主此說今玩上下文氣當以舊說為正王氏亦本之鄭箋也

武奏大武也

孔疏周公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　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　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陳氏曰禮記八佾以舞

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　申公說大武一成之歌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韻未詳

賦也　蘇氏曰皇大也　鄭箋遏止也　毛傳劉殺耆致也

蘇氏曰於乎大哉武王無競之烈文王開之也文王開之武王嗣而受之勝殷而止其殺以致定其大功

也　朱氏曰於勝殷見伐暴之義於遏劉見止殺之仁　李氏曰大武之詩在於止殺　虞惇按春秋傳於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然則此蓋大武之卒章也

武一章七句

虞惇按耆定爾功鄭箋云年老乃定此功謂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今從蘇氏說蘇蓋本之王肅也據春秋傳武王克商而作頌而此及桓詩皆有武王謚其非武王時作可知蓋周公作之以歌頌武王之功即以為武王作云爾無煩聚訟也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讀詩質疑卷二十八